



西方杰出思想家读本系列

莱布尼茨 读本

陈乐民 编著

THE
LEIBNIZ
READ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莱布尼茨读本

陈乐民 编著



THE
LEIBNIZ
READER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莱布尼茨读本 / 陈乐民编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11

ISBN 7-5343-7064-7

I. 莱... II. 陈... III. 莱布尼茨, G.W. (1646~1716)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305 号

-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 书名** 莱布尼茨读本
作者 陈乐民
责任编辑 杨永龙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本 940mm × 640mm 1/16
印张 19.375
字数 24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00 元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著者简介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戴高乐》、《撒切尔夫人》、《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西方外交思想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扩张史》、《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欧洲文明十五讲》、《徜徉于中西之间》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心文事》、《书巢漫笔》、《临窗碎墨》、《过眼小辑》等。

西方杰出思想家读本系列

《莱布尼茨读本》

《黑格尔读本》

《阿多诺读本》

《莱维纳斯读本》

《鲍曼读本》

《齐泽克读本》



策划编辑 / 席云舒

责任编辑 / 杨永龙

封面设计 / 孟娜

前 言

对于17世纪的日耳曼哲学家莱布尼茨,我起初完全是出于好奇,后来才渐渐地有了兴趣。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问中国,在我们“外事部门”里掀起了一片涟漪。那时“文革”正在“斗批改”,我正在“五七干校”。一天,“上面”说,“外事干部”有事干了。以后我真的被提前调回了机关,临离别干校时,“军代表”跟我谈话,特意说,“暂时”调回,是工作需要,但对我更是“考验”,不要忘了自己是需要继续接受“再教育”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机关的窗户总算打开了一道缝。

从此,陆续有些外国朋友来访问,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时称“左派朋友”。在我接待和陪同参观的人中,却也有一个从西柏林来的德国人不属于这一类。他的名字叫施布赖茨,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莱布尼茨协会”,由此我知道了这位三百年前的“朋友”。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反过来引发了我对这位洋古人的兴趣:莱布尼茨不懂中文,没来过中国,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必有其所以然的原因,于是我便钻进了所能找到的莱氏的著作以及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材料中。二十多年来,在莱布尼茨的“玄而又玄”的哲学神学迷宫中,我至少弄懂了一点,就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主要是为建构他的哲学体系服务的。要说莱氏对中国有什么“情结”的话,那“情结”

就在于此。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他的“体”，了解中国（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文明是他的“用”。舍“体”求“用”，不可能真正理解莱布尼茨。现在，“莱布尼茨与中国”已成为在中国的有限的圈子里和欧洲（特别是法德）一些“汉学家”经常言说的话题了，只是说来说去常用“放大镜”看莱布尼茨的“中国情结”，并且言之凿凿地认定莱布尼茨的思想受了中国多么大的影响。从我编的这部“文选”可以看出，莱氏的哲学体系是彻头彻尾的西欧“产品”。他为建立他的“单子论”体系付出大半生。“单子”对于他是一滴晶莹透彻的水珠，透过它窥见了宇宙万象、大千世界，由此可以进入莱布尼茨的“精神世界”，它像一座“迷宫”一样扑朔迷离。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之谓也。

我在编选这部文稿时，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那个时代确实正在酝酿某种变化：莱布尼茨迷惘式的思辨正在不自觉地要突破些什么，空气依然沉闷，“上帝”还在统治着大地，但是理性的阳光将划破厚厚的云层，预示着一个启蒙的18世纪。

编完这部“文选”至今已经快十年了，从1995年起，我不曾再动它。这次行将付梓，也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单子论》一篇，由于版权方面的问题，我只能自己动手将法文原文译成中文（另，《神正论》序言，也系自译），工拙如何，敬待方家指正。

陈乐民

2004年12月

目 录

代引言：在一滴水中窥万象	1
一、“单子论”体系	33
《单子论》	35
《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	50
《神正论》序言	61
二、自然哲学	85
《通向一种普遍文字》	87
《论哲学和神学中的正确方法》	95
《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的新系统》	102
《关于实体间交通的新系统的解说》	114
《第三次解说》	121
《论事物的最后根源》	125
《就艾萨克·牛顿的〈哲学的数学原理〉 致塞缪尔·克拉克的信》	135

三、认识论	153
《人类理智新论》序言	155
《人类理智新论》摘选	179
四、有关中国	241
《论中国哲学》	243
《中国近事》序言	291
编余感言	304

代引言：在一滴水中窥万象

莱布尼茨是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博学多识、勤于探索、著作等身。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涉猎之广、思考之深是惊人的；他的哲学思想招来后世的众多毁誉，但无人能否认他从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哲学，到 18 世纪德国哲学的传承之功。

莱布尼茨从一见多，小中见大，在一滴水中见万象，赋予“无限”这个概念以丰富而生动的内容。费尔巴哈说，莱布尼茨的哲学有如显微镜，能把纤芥之微变得卓然可见。

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

- 一、生平和著述；
- 二、哲学思想；
- 三、莱布尼茨与中国；
- 四、关于《读本》的若干说明。

一、生平和著述

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于1646年6月21日生于莱比锡。

莱布尼茨祖籍波希米亚,但世代居于撒克索尼和普鲁士。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莱布尼茨是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在他年仅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卡塔琳娜·莱布尼茨虔信路德新教,莱布尼茨幼承母教,但在大学毕业以前,母亲也去世了。和当时莱比锡的孩子们一样,他很容易看到了一种路德教派的带插图的“教义回答”,母亲又是虔诚的新教徒,所以莱布尼茨的幼年宗教教育基础是很牢固的。他在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算学、逻辑学、音乐等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同时他还读到李维的书,虽然他没有完全看懂,但对照着那些插图却也了解到一些书里的内容,所以他在幼年时期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父亲生前藏书很丰富,这使少年莱布尼茨得其所哉,广泛地接触了希腊哲学、罗马史学、基督教教父派的神学著作。莱布尼茨回忆他的少年时期时这样写道:

在我进入讲授逻辑学的课堂之前,我已痴迷于历史学家和诗人了;因为在我刚刚能认字的年纪,便开始读历史学家的书了,而且在诗句中找到了最大的快乐和满足;而起始学习逻辑的时候,我又为从中感悟到的思想分类和排列而兴奋不已,马上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所能做到的那样开始感到其中一定有大量的东西可学。我对范畴问题抱有最大的兴趣,它们在我面前如同一个包括世界万物的花名册,我转向多种“逻辑学”,去在这张单子里寻找最好的和最周密的形式。我经常自问和问我

的同学,这个或那个东西可以属于哪一种范围和哪一种亚纲。^①

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影
响,往往可以影响一生。莱布尼茨一生追求思想的最大明晰性、准切
性,与儿时的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莱布尼茨早在15岁就进入了莱比锡大学,开始接触近世哲学家的
著作,对培根^②、康帕内拉^③、开普勒^④、伽利略^⑤、笛卡尔^⑥等人的学
说都有深入的理解。但是他并不死读书,而是勤于思考。他在晚年回
忆他在15岁时的学习情景时常说,他经常独自在莱比锡郊外森林里
漫步,思考他是不是应该接受经院哲学的“实体形式”的概念^⑦。当时
在经院哲学方面对莱布尼茨影响最大的是哲学教授雅各布·托马修
斯,而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即他的毕业论文《论个体性原则》即
包含有维护唯名论的观点。但在莱布尼茨的头脑里,实证科学、数学、
法学等同时都占有地位,这对他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无疑是有利的。
1663年,他到耶稣大学进修法学一年,受业于艾尔哈德·魏格尔。魏
格尔在那里讲授“自然法”,又因他深通几何学,所以魏氏在数学和法
学两方面都给莱布尼茨以很大影响。莱布尼茨十余年后提出“二进位
制”,据说其中即颇受魏格尔的启发。1665年,在莱比锡大学舒温登
道夫教授主持下,莱布尼茨为学位论文《论身份》答辩。1666年,莱比

① 致 G. 瓦格那函,转引自罗伯特·拉塔(Robert Latta)译《莱布尼茨:〈单子论〉和其他
哲学著作》(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98)序言第2页(以后简称“拉塔”本)。

②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维鲁拉姆男爵,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主要著
作有《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等。

③ 托玛索·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著有《太阳城》。

④ 约翰·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

⑤ 伽利莱·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⑥ 勒奈·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著有《谈方法》、
《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

⑦ 参见“拉塔”本第3页注①。

锡大学因为他太年轻而未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但是纽伦堡邻近的阿尔特道夫大学接受了他的论文,并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当时,阿尔特道夫大学曾拟聘他为教授,他没有接受,而是离开莱比锡,另有别图。莱布尼茨当时只有20岁。

莱布尼茨在纽伦堡的一年当中,曾参加了当时的一个神秘主义组织——蔷薇十字秘密会社,被聘为秘书。在那里他结识了在帝国内权倾一时的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的手下——博伊内堡男爵,和他一起到了法兰克福。莱布尼茨完成了一篇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法学研究和讲授的新方法》,以此晋见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莱因同盟首脑舍恩博恩的约翰·菲利普,在他的幕下做了一名外交官。

在此期间,他曾于1668年协助选帝侯的律师拉萨尔整顿立法,莱布尼茨负责理论部分,一年后写出《自然法要义》和《当代民法要义》,并开始写《天主教的证明》。

莱布尼茨从不放弃任何求知的机会。1669年4月,他致函老师雅各布·托马修斯,就阅读老师的哲学著作《哲学史和教会史的起源》后想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亚里士多德^①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关系继续向老师求教。同年上半年,他出版了《关于自然界反对无神论者的说明》。次年,他根据男爵的建议,整理出版了意大利哲学家尼佐利乌斯^②的《反对假哲学家,论真正的哲学原理》。他还为《导论:关于编辑他人著作、著作的范围、哲学措辞、尼佐利乌斯的错误》(副题《论尼佐利乌斯的哲学风格》)注释并写序。《导论》涉及语言学、逻辑学与修辞学、形而上学的关系,对归纳法、经院哲学、唯名论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继承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表示了意见,还探讨了哲学术语的德语化问

^①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传世著作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诗学》等。

^② 尼佐利乌斯(1498—1575),意大利哲学家。

题。1670年，他从访英的朋友处得知霍布斯^①健在，遂驰书致敬请教。

博伊内堡男爵的名望与交游使莱布尼茨能结识各方社会名流，其中有宗教界人士，也有哲学家、法学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使他得以多方求教。

1669年，男爵的私人秘书、耶稣会士、史学家加曼^②介绍给他许多耶稣会方面的有学识的人士。其中特别应该提到布拉格数学家考康斯基^③，正是他引导莱布尼茨深入自然哲学问题，并于夏季施瓦尔巴赫会上通过法学家莫里齐乌斯^④读到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从而了解到英国数学家、建筑师雷恩^⑤和物理学家惠更斯^⑥正在争论碰撞律问题。

莱布尼茨还参加了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如1670年，他出席了英、荷、法、瑞典的会议。美因茨选帝侯支持英、荷、瑞三国同盟，莱布尼茨写了《论如何把社会内外的安全和国家的富强置于坚固的基础上》的建言。

当时的美因茨在三十年战争后受到严重损失，满目疮痍，并且处在法王路易十四的威胁之下。美因茨选帝侯当时正考虑两件有关自身安危的大事：一是为了避免重新爆发宗教战争，他竭力想使新旧两教派重新统一起来，当时两派已在进行谈判；二是设法避免来自法国的军事威胁。

莱布尼茨为这两件事都出了力。在教派统一问题上，莱布尼茨一方面参与了两教派谈判的工作，同时根据博伊内堡的建议，认真地研究了“实体解化”的学说，企图在以纯粹广延作为物质实体的笛卡尔观

①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著有《论公民》、《论形体》、《论人性》、《利维坦》等。

② 约翰·加曼（1606—1670），耶稣会士。

③ 亚当·考康斯基（1613—1700），布拉格数学家。

④ 莫里齐乌斯·埃里克（1631—1690），法学家。

⑤ 克里斯多夫·雷恩（1632—1723），英国数学家、建筑师。

⑥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3），荷兰物理学家。

点和罗马天主教以及路德教义之间探索妥协之道。为此,莱布尼茨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实体理论,用在教派统一上就成为所谓的“教派融合论”。

关于第二件事,莱布尼茨向选帝侯建议,为了把法国的威胁引向远方以缓解对美因茨的压力,设法推动路易十四远征非基督徒的地区。为此,他草拟了《讨伐埃及计划》。在选帝侯的赞同下,莱布尼茨于1672年随从选帝侯之侄弗里德里希前往巴黎游说法王,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得到认真的听取,所以这是一次没有任何结果的“外交行动”。据说后来拿破仑出征埃及失败后,在1803年占领汉诺威时人们发现了这份计划,于是有人推测拿破仑征埃是受此启发的。此系后人妄测,不足取信。

莱布尼茨的巴黎之行,在外交使命上无成就可言。但在法国蛰居的四年,间或到伦敦、海牙等地作短暂停留,却对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裨益甚大,主要是在哲学和数学两个方面。他广泛交结,对他较有影响的是会晤了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和法国扬森派思想家阿尔诺^①、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②等。与马勒伯朗士讨论马氏所著《真理的探求》,对莱布尼茨某些哲学观点的形成很有帮助。特别是在海牙莱布尼茨会见了重病中的斯宾诺莎^③,见到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手稿。

在这期间,莱布尼茨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如1671年3月写了《物理学新假说》;春季致函汉诺威公爵,表示要以德文发表《对于人的自由意志和天命的沉思》。在《物理学新假说》中的“抽象运动论”中,莱布尼茨阐述了“充足理由原则”。莱布尼茨把《物理学新假说》的前部寄给了巴黎王家科学院,把后部寄交伦敦皇家学会秘

① 安托瓦纳·阿尔诺(1612—1694),法国哲学家。与莱布尼茨多次通信,讨论有关神学方面的问题。

②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真理的探求》等。

③ 巴鲁赫·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著有《简论神、人和人的幸福》、《笛卡尔哲学原理》、《理智改进论》、《神学政治学》、《伦理学》等。

书亨利·奥尔登堡^①，请他设法在伦敦出版。奥尔登堡交给会员传阅，并将莱布尼茨来函在5月会议上宣读，又将一些会员对《物理学新假说》的肯定意见发表在8月的《学会汇刊》。

莱布尼茨的成就迅速受到包括惠更斯这样的名家的赏识，他在旅英期间又因奥尔登堡的热情引见，和伦敦学术界、科学界人士广泛会面。1673年4月，只有27岁的莱布尼茨即被推荐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外，莱布尼茨还研制了手摇乘法计算器，功能优于帕斯卡^②的只能运行加减法的计算器，并于1675年1月呈交巴黎科学院。

一项数学上的重大成就——积分学和微分学亦于1675年10月制定成功，这与牛顿^③的发明不谋而合。这件事在当时科学界曾引起聚讼纷纭。有人认为牛顿发明在先，莱布尼茨是“剽窃”了牛顿的成果。但普遍的共识是，他们是各自独立完成的。据查，莱布尼茨于1676年接到了奥尔登堡转来的牛顿10月24日的字谜信，说明牛顿已制定微积分。

莱布尼茨在巴黎对笛卡尔哲学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和体会，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渐持批评的态度。几年后，莱布尼茨在1679年的一封信中说：“关于笛卡尔哲学，我毫不犹豫地肯定它会导致无神论。”^④同时，他在给马勒伯朗士的信中说，他在许多方面都很尊敬笛卡尔，但同时“确信，他的力学充满了错误，他的物理学过于草率，他的几何学过于有局限性，他的形而上学则兼备所有这些过失”^⑤。

在巴黎期间，莱布尼茨深入地研究了柏拉图^⑥的著作，特别是柏拉

① 亨利·奥尔登堡（1625—1677），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秘书。

② 布莱瑟·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思想录》等。

③ 艾萨克·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

④ 参见“拉塔”本第8页注②。

⑤ 参见“拉塔”本第8—9页注②。

⑥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传世的对话有四十多篇，其中杂有伪作。

图的《巴门尼德篇》，并翻译了《斐多篇》和《泰阿泰德篇》。莱布尼茨在法国深造了法语，以致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虽然他大力主张哲学著作的德语化。

莱布尼茨于1676年10月4日离开巴黎回国，18日至29日绕道伦敦，旋于11月13日到达荷兰，在海牙见到病重中的斯宾诺莎，读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手稿，斯氏于3个月后去世。年底，莱布尼茨返回汉诺威，任汉诺威公爵府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

1676年，他完成了《观念是什么？》一文。

1677年，莱布尼茨31岁，从此即以汉诺威为定居点，莱布尼茨的学术生涯也进入了成熟期。到汉诺威定居后，他继续频繁地与宗教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通信。通过大量的通信，莱布尼茨继续探索怎样弥补笛卡尔“二元论”的不足的问题。他觉得，斯宾诺莎也不能解决笛卡尔的矛盾，于是转而重新研究柏拉图。他在晚年（1714）给博尔盖的信中回忆道：“在所有前辈哲学家中，我觉得柏拉图在形而上学方面是最令人满意的。”^①由此，莱布尼茨于1680年左右形成了以“活力”为“实体”的观念。列宁说：“莱布尼茨不同于斯宾诺莎的特点：莱布尼茨在实体的概念上增添了力的概念，而且是‘活动的力’的概念……‘自己活动’的原则。”^②大体上在1686年到1690年期间与阿尔诺的通信中，莱布尼茨逐渐形成了诸如“简单实体”和“前定和谐论”等主要概念。而“简单实体”的概念后来又发展成为“单子”的概念，并于1697年首次使用了“单子”一词。

可以说从1677年至1697年的二十年当中，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已大体形成了，但这些哲学思想都散见于通信和论文中。论文中举其要者如1677年，他写了《关于物和词之间的联系的对话》、《综合科学

① 参见“拉塔”本第12页注①。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第427页。